

泰山坐石室畫像題字

裴岑紀功碑

仙集雷題

北海相景君碑

敦煌長史武班碑

武氏石闕銘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宛令李孟初神祠碑

孔謙碣

孔君墓碣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金石萃

編

四

卷之五

金石萃編卷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孝堂山石室畫象題字

石室三間在肥城縣畫象共十幅石高廣尺寸不一今分注各幅之下無字者不錄其圖說已詳諸家跋中亦不贅述後皆仿此

第三幅高三尺廣八尺題字二處

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

觀記之

胡王

第六幅 高廣尺寸與第三幅同題字二處

安吉

手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第七幅 高三尺七寸廣八尺四寸題字一行

成王

第十幅 高一尺四寸廣六尺八寸題字一行

大王車

郭巨墓石室說見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孝感頌之文其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為齊州刺史

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耆舊以為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為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為郭

巨墓石否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
据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考耳郭
巨墓石室畫象題字平原濕陰云云廿六字又隸書
安吉二字永建是漢順帝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畫更在
其前其二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
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
視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
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
東北入海師古曰濕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从水濕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

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濕午合反故从濕聲也濕俗
作濕字此與燥溼之溼迥不相同韓勅修孔廟禮器
碑有平原濕陰馬瑒元冀韓勅後碑有平原濕陰王
宣元威皆卽其地也右畫三人中一人冲幼端拱
而坐左右二人夾輔拱向蓋周召三公也按周召分
陝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武王時或曰文王時史記
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成王之說也樂記武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

曰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履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此武王之說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旣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

知周召二公竝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合而考之孔疏以爲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奭正義又曰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爲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

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
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馬融云分陝爲二伯
東爲左西爲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
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
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
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
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据此則周召之分左右東西
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

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
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

云太公左召公右也此說亦通

兩漢金石記

第一幅在石室南向正面之東畫像自右而左右刻
方勝文錯綜如簞次橫直二邊刻錢文二枚三枚相
間以線貫之次界橫直二線岑樓二層左右各有阿
閣二層瓦櫛上俱綴鳥獸而左閣畫一鷹搏兔狀鱗
瓦直文皆作曲筆樓之上層九人相向而坐下層中
縣弧矢左右執版立者十二人右閣中層二人執版
下層四人執簡策俱左向立左閣無之又左岑樓二

層形制同前祇存簷柱一邊上中下及柱外人物全
存者十二人半存者三人最下一層車坐二人後隨
一馬車前已闕樓下層縣弧矢處有定州王郡孫字
左閣下柱有十二月十五日字左樓下柱有全文字
蓋皆後來遊覽者所刻也 第二幅在石室南向正
面之西似連前幅而左右仍分列也右邊樓下有孫
相二三字左有室弋主三字右閣下柱有王字左樓
下層七人中間有王回字左閣下柱有建字壁字左
邊有而字生字亦皆後人題之 第三幅未詳所向
畫自右而左上層中列五人俱峩冠盛服右三人左

八人皆執笏侍左首四人後有小八分三行題云泰
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觀記之頗有
褒斜道碑筆意如長戟快刀互相撐拄也東間一人
內題小字一行惟山陽二字可辨又左一人冠服立
左侍三人右侍四人又左闕下半惟左右向者五人
可見中層營帳數重皆有兵士執弓向左立又有乘
騎出帳射者帳外坐一人背題胡王二字類曹全碑
此與後幅成王相大王車確是初畫像時所刻餘俱
後來續題也胡王前有一人執笏向跪旁有甲士三
人執弓侍立後又二人相向坐中置一几各執二笏

上有物如珠餘皆作戰馬交馳戈刀擊刺狀又左一人右向坐三人反縛跪向之若鞫訊狀旁置一架插二斧縣三人頭旁有執刀立者下層畫出獵狀四人荷畢驅羣鹿一人在前似搏虎虎後一豕左二人乘車捕之一張弓一持戈又左殘闕但存五六人及簷柱形而已其後人題字則上段中幅有不佞牛字左三人內有汜字又有庾其連懽乃歸等字最左有北十里字 第四幅無題 第五幅在石室東間西面東向畫升鼎故事中間河道甚寬兩岸各四人曳繩岸側壘方石爲礪一舟二人一執槳坐一持竿升鼎

鼎作傾側狀有足有耳左耳繫繩貫於河口植木之上穿關楨孔而出四人曳之右耳已斷其耳尚在繩端穿於石岸木上四人曳之則寬無力矣又有三舟舟各二人左右舟皆持槳間坐惟舟中作捕魚狀礪左飛五鳥又一鳥落地二人對坐中置弩弓礪右二鳥二獸鳥有雙頭有三人頭者獸有二人頭相對有二人頭在首尾相背者其上一樹花葉相交二鳥飛翔一人射之人旁題字一行云景明二年口月十二日口口口景明爲北魏宣武帝年號砌上平頂處右立二人左俯三人下層三車三馬皆無蓋右行車各

坐二人有執符者後從二人一騎一步前道三人二
騎一步又一人執版向左俯迎步道二人後題一行
云景明二年十月左邊從騎之後存一王字 第六
幅在石室西間東面西向中畫大橋有闌闌左右各
植一竿竿頂方斗各集一鳥旁有數鳥隨之上銳處
有二龍首下垂中坐一人周遶雲氣殆神佛也橋正
中一車右行顛蹙一馬一人曳其繩衣冠者御者各
一人俱墮橋下河中四舟舟各二人竝舉篙向上作
救援狀舟旁羣魚繞之橋上馬前更有一無鞍馬空
行蓋兩馬駕車而逸其一也橋右三騎向左行左五

騎向右行一人執戈步從五騎中執戈者二人橋下
左邊題永建四年八分書七行字徑一寸永建漢順
帝年號題云來過此堂則堂之建立已久矣橋下石
題八分書安吉二字筆意同上亦一時所刻因見墮
車者已得救援祝其安神之義然則畫象非永建時
所刻明矣上圓堂內有後人題細字一行云山東濟
南府濟南衛旁有郭祥字濟南稱府自金始也其右
有南陽張字橋右闌有南陽字有尚字其右三騎上
有安字有泰山安德興字 第七幅在石室西間東
向橫列五層上一層二人向右一執物一兩手上舉

皆有雲氣繞之執物者右一人端坐又右左向二人
手執物右向三人舉手者左有四人右向皆執物二
層屋一楹簷口縣弧中坐一人執弓左柱內外二人
相向立在內者手執物屋左一車右行中坐一人手
執雙物如鎚其端有孔車上一索貫四星下覆車前
四人曳行又一人足一屈一伸兩手執器而吹器作
一榦八刺狀車後四人隨行內一人兩手舉盆以頭
承之盆中栽物如蘭葉一人荷物如榦餘漫滅屋之
右柱外二人執版向左立又二人手足桎梏右向其
右四人皆相向有執刀者第三第四層從左起兩車

兩馬向右竝行車中各坐二人騎從步從皆二人騎
導步導皆四人又前一駝一象駝左立二人駝後立
一人象左立四人俱執物如鉤象項下繫物如筐駝
象前三人執弓步導四人騎導俱右向又前二人執
版左迎內一人首題八分書相字與前幅胡王筆意
正同此後又有執戈者四人執版者四人俱左向立
第五層中一人正立上題八分書成王二字與上層
相字同其右執笏分左右相向侍者十七人左執笏
右向侍者八人十七人之右又一人彎弓右向旁立
二童子其前一人負畢向右行又一人皆綴禽魚此

下尚微露車蓋馬蹄及厨傳雞魚影迹惜拓本未
其第二層四人曳車下有屍日二字三層車馬前有
王塚璋日十至六字四層二人執戈前導中有先天
二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可辨五層成王左有來觀字
人字又聞三人有侯泰興口興二年三月三日字
第八幅無字 第九幅中畫二車各二馬車中各坐
三人二騎前導十二騎後從有佩弓矢者有吹器者
後一騎執物似鎚馬上復植一器後車前各有一飛
鳥後車前題十不二汲三月等字皆後人所爲也
第十幅一車駕四馬有程有蓋鏤刻工細車坐一人

一人執轡車蓋左題曰大王車與前成王諸題同騎
從四人騎導十二人前有二人步導手各執物近車
二導騎之前有一車駕二馬一人御車廂哆口如箕
中坐四人各相向如作樂狀車中植一柱擎物似鼓
下繫二鈴旁各立一人舉物作跳舞搗鼓狀柱端有
蓋二帶下垂此車前後亦有後人題小山上紆及來
遊等字 以上石室畫象凡十幅皆前秦安令江君
清次子鳳彝親至祠下手搨以歸并繪圖記之有未
詳者蓋偶略耳郭巨埋兒事出搜神記但據北齊隴
東王感孝頌云分財雙季獨養一親客舍凶弭兒埋

福臻則當時埋兒別有客舍弭凶之事亦不似搜神
記所言矣縣志載孝堂山上有石屋漢孝子郭巨葬
母之所感孝頌又云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
鳥翅銜阜又似指爲郭巨葬所也陽曲申大令兆定
云孝堂山畫象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
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
及其人所歷官職如李剛刻云君爲荊州刺史時魯
峻刻云祀南郊從大駕出時又云爲九江太守時武
氏刻云此君車馬君爲都口時君爲市掾時爲督郵
時皆明證也此畫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

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應有而斬馘獻俘
覆車墮河一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固是古人
用心然一車兩馬騶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卽爲
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案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
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
似非爲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沿爲

郭巨之墓耳

山左金石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六
行行十字今在巴里坤關帝廟前

唯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

將郡侯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虞調四郡之周邊竟文安振威到此江彌祠以表萬世

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

亭侯廟

金石圖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爲搨手描失故真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真本牛真谷云是碑

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 灰卽灾字變灾爲灰猶寓作厲也重刻本或譌作灰而金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又艾義乖違此其最甚者也蓋摹本旣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搨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卽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爲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卽敦煌太守也其

慈錄案嘗見舊編本
實作海祠非德字海祠
即祀蒲類海之神并班
而西毛漢縣下多教山
水之祠此其例也若作
德祠則無義矣

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
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
年雲中裴岑斬馘部眾為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
焉何也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
塞上者遂為真也長洲顧蘆汀文鉷重刻於濟寧者
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真本出耳 兩漢金石記
按漢自安帝以後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閒專制西域共為寇鈔及班勇為長史破平車師西
域稍通順帝陽嘉四年春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
部破之當是時呼衍之勢日張岑能以郡兵誅之克

敵全師紀功勒石可謂不世之奇績矣而漢史不著
其事蓋其時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眾而邊郡之文
簿壅于上聞故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考漢書順帝永和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護烏桓校
尉耿晁率南單于擊破之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敢煌
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竝無裴岑克
敵之文夫將兵克敵誅其名王厥功偉矣乃見遺於
史官功名顯晦豈非命乎 申兆定涵真閣漢碑文字跋

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巴里坤
今已譯改為巴爾庫爾亦為巴爾庫勒於前漢為

案此說誤蓋以碑又指
祠誤認非他祠附會
其說非古以生祠之制
且為教壇古守五祠何
以遠在商鞅伊魯之地
又云五祠也還望教壇
東主五之而遷乎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後漢屬伊吾盧地後魏
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縣
明屬瓦刺詳見 欽定西域圖志中其地西北
山麓檻泉競發分為三支匯入於巴里坤淖爾即
漢蒲類海也碑稱永和二年為後漢明帝十二年
史傳不著其事蓋當時敦煌郡人為裴岑建祠而
立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犁裴文達公奉 命
按行其地親見是碑得拓本歸遂顯於世後求者
頗眾戊卒模搨以為利好事者恐其剝損刻一本
以代之故近搨非真本也祀在關中門人申子兆

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蒼勁幾亂真故亦為時所
愛申子又嘗重摹東漢仙集畱題字即刻于裴岑
碑陰云

仙集畱題

石高二尺五寸廣如之二行行六字又後
人題字前後二行正書今在簡州逍遙山

東漢仙集

漢安元年正月十八日會仙文

畱題洞天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
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

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
以志異聞庚子銷夏記

右碑前正書東漢仙集四字另一行隸書漢安等十
二字後正書畱題詞三字按漢安為順帝年號是時
尚無正書此必勒在山崖礪壁後人增書之也碑在
簡州逍遙山石室丹竈尚有存者金石錄補
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濬金石備考云在四川簡州逍
遙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
及也漢安為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友者特道
流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爾兩漢金石記

按此碑余族弟啟焜所貽啟焜字南明由成都縣
為簡州知州嘗親至其下榻之惜石質麤劣榻不
能工然為漢人書無疑也東漢仙集畱題洞天八
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葉九苞未見天字
釋為畱題詞誤矣

北海相景君銘

碑高九尺廣三尺三寸七分行二十三字額題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篆書今在濟寧

州學

惟漢安三丰仲秋□□故北海相任城景
府君卒歆歎哀哉國□□寶英彦失疇列

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括收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口於無窮垂芳耀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敷頌於簡弔後來訕其烈於帛叙其勲乃作誄曰伏惟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相道恢執抱淑序真晶白清方剋己治身寔深寔剛乃武乃文遵孝孝諤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衙改節撤弱

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已持命守郡益州路遐孳親躬任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讜辨秩東行壘追嘉錫據北海相詔城十九鄰報歸向夕明好窻先已敬讓殘爲易心輕黠踰竟鴉梟不鳴父子還養元二解廩蒙祐已寧蓄道循息口祉已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詔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已病被徵委位致仕民口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醪耒商人空市隨舉飲淚奈何

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
之貞臨卒不回歎歔賈絕奄忽不違孝子
愷悻顛倒剝摧遂不克寤永潛長歸州里
鄉黨隕涕哀哀故吏物怛歎歎徂四海
崩蓋驚慟傷裏大命所期寔惟天授明主
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歎
哀哉

爵曰考積幽窆□□□□□□
郎方再命馬將綬元二方規英槩主忠
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息彌

盛兮宜叅鼎輔堅幹楨兮平允麋壽矣臣
子兮仁敷海□著甘棠兮□石勒銘□不
亡兮

碑陰

共四列各十八行惟第四列
二行末二行行四十二字

故中部督郡都昌羽忠字定公
故門下督盜賊劉騰頌字村遠
故門下議史平昌蔡規字中舉
故門下書佐營陵孫榮字班榮
故門下書佐淳于逢訢字□成

故騎吏劉替麟字敬石

故吏朱亞孫徵字武達

故吏管陵薛逸字伯踰

故吏管陵慶鴻字中口

故吏都昌呂福字孟口

故吏都昌張明字元暢

故書佐都昌羽貞字孟劬

故書佐朱亞鞠欣字君大

故書佐平壽淳于闔字久宗

故書佐管陵徐曾字曾華

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惺字元卓

故書佐管陵鍾顯字槐寶

行義劉張敏字公輔

故書佐劉乘禹字佰度

故書佐東安平閻廣字廣宗

故書佐劉紀政字並堅

故書佐淳于孫昉字威光

故循行都昌台丘暹字並德

故循行都昌董方字季芳

故循行營陵留恭字漢興
故循行都昌龔選字漢久
故循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循行營陵多暹字武平
故循行營陵臨照字景耀
故循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循行營陵淳于豈字豈成
故循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循行營陵水丘邵字君石
故循行都昌呂興字並興

故循行都昌逢進字並安
故書佐劉徐德字漢昌
故書佐劉妣進字元豪
故書佐劉邴鍾字元鍾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
故循行都昌張耽字季遠
故循行劉中香字季遠
故循行平壽徐允字佰允
故循行淳于趙尚字上卿
故循行都昌段晉字並節

故循行都昌齊晏字本子

故午營陵是遷字並達

故午營陵留敏字元成

故午渾于董純字元祖

故午營陵繻良字並騰

故午朱靈吳詩字孟道

故午都昌台並遷字孟堅

故小吏都昌齊冰字文達

故小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率服者凡八十七人

豎建厠君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

守衛墳園仁綱禮備陵成字立樹列既就

聖典有制三載已究當離墓側永懷靡既

文不可勝已義割志巧著遺辭召明厥意

魂靈瑕顯降喪嘉祐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漫滅多不成文其可見者云惟

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

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

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

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

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漢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

集古錄

右漢景君碑陰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碑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等六人名姓莫知其為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

惟見于此者兩人云

金石錄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益都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後有爾曰者亂省其乙也其文曰宜參鼎拂字書無拂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予蓋未見也

碑以倉為蒼以柔為柔以衙為

禦以醜為釋以惛為慟以麋為眉盾即質字變即戀字恩即惡字叀即奔字裏即懷字美即棄字隸釋

右碑陰三列故中部督郵故門下督盜賊故門下議

更各一人故門下書佐二人故騎吏一人故吏四人
故書佐十五人行義一人故脩行十九人故午六人
故小吏二人第三列姓名之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
八十七人末以兩行刻四言韻語十八句循脩二字
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趙云故
午者莫知其爲何官案百官志載郡縣吏屬自曹掾
之下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此碑故午六人在
循行小史之間隸文幹字其旁从二从干或从一从
午蓋是幹字省文婁壽碑朱爵司馬亦官名也省爵
爲財脩字皆省作攸亦此之類嗚呼三年齊斬天下

之通喪也西都以日易月羣下化之短喪廢禮薛宣
謂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睽乖異同翟方進
續母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薛翟二公當時皆在
相位降及東都上下一律安帝始聽大臣二千石刺
史行三年喪不四年復斷威宗嘗聽刺史二千石行
三年喪不五年亦斷見之碑碣司隸魯岐以母喪乞
身徙議郎則解組居廬僅行于下僚爾繁陽令楊君
上虞長度尚以叔父憂西鄂長楊弼以伯母憂思善
侯相楊著以從兄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
歸趙固令有兄之喪則不應司徒府之辟當其時二

金石文編卷七
千石已上不行三年之服而令長小

以下缺
隸續

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爲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錄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亦曰循行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金薤
琳瑯

此碑殘缺幾不成文考集古錄蓋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元敬乃錄其全文只缺三十字不知何據元敬又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

是耶

石墨
鐫華

北海相景君銘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歷閒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敕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閱歐陽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閒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畱南池三宿強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脩行午小吏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卽趙

氏亦不知也廣韻詮邱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而斯碑有脩行水邱邵營陵人又有脩行都昌台邱暹故午都昌台邱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曝書亭集

王元美曰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安予按漢人碑版多不可曉如孔彪已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碑額亦題漢故司隸校尉校官碑前有誄曰後又有敘曰與此碑額曰銘辭曰誄皆莫詳其故不知

潘昂霄金石例于此云何也 碑陰後有韻語一十

八句中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開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固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薨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邵陽令曹

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且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于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于其長如此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費鳳之故吏戚忠縗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斷制縗裳高頤之臣吏黎庶縗絰墳側其越禮過情有如此者

金石存

右景君碑誅後亂曰宜參鼎輔洪氏云字書無輔字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亦作緋此輔字應作輒鄭氏曰山行曰輒取封土爲山之象以祭神道也蓋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

鼎之位樊敏碑模楷後生宜參鼎鉉者是也按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地理志勃海郡脩市應劭曰脩音條脩條字畫相類亦致訛謬則循脩二字其因字畫傳寫之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屬吏無名午者河南尹員吏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卽此卒吏或謂午字乃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詳審午字竝無剝文金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邱遷則誤爲呂立遷何也韓勅碑有行義掾不知爲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

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
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
不以條行爲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訛
爲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邱爲
複姓之奇碑又有水邱郎字君石其姓亦僅見耳

後錄

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淶爲柔以醴爲釋以拂
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
有誅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於趙德
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子家三本皆有之

蓋舊搨之完善者

全祖望鮪
埼亭集

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爲
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不知碑
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闕泐所致也 是碑前以歛
獻爲嗚呼後又以歛歛連文亦其一證 碑陰人名
淳于閻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
淳于孫眺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縣名也後
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
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
平皆隸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

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乃引都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脩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爲早隸賤役之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已午字未有作午者耳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虎非也似是聿字聿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

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

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

兩漢金石記

右北海相景君碑王元美云益州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予案漢時有益州又有益州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治廣漢郡之雒縣而太守自治滇池蜀漢建興三年始改益州郡曰建寧避州郡同名也此碑額題益州太守而銘稱守郡益州其爲太守非刺史明矣元美於史學未甚究心故有此失洪文惠謂景君嘗刺益部亦偶誤也銘辭云宜參鼎輔洪氏謂字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案紱冕之紱古

書或作紼此鼎鞞當取朱紱之義而以鞞代紼爾
碑陰題名凡五十四人而下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
七人則故吏之行服而不列名碑陰者尚多也碑末
云諒闇沈思又云陵成宇立諒闇卽亮陰似非臣下
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北海相景君碑上銳下方穿居其中按此碑雖甚殘
缺然以今日洗石精拓之本與隸釋校勘細玩影迹
所不辨者十數字而已亂曰碑文作爾或云辭字周
牧敦銘辭字作爾不加辛碑蓋仿此字原以此字爲
辭又以爲亂隸釋則專釋爲亂从說文爾讀若亂也

銘內恩彌下是盛字幹禎上是堅字又仁毅海代諸
家皆釋爲海外今按碑確是代字卽岱之省文也碑
陰列臣吏姓名五十四人惟行義一人上無故字未
曉何義後二行紀立碑之事亦作韻語三載下是已
究二字不獨碑跡顯然義亦可通究終也謂衛墳三
載則守制已終當離墓側也兩漢金石記釋爲五究
乃沿張力臣之誤耳山左金石志

按後漢書列傳宗室四王齊武王縯子興建武二
年初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二十八年徙封爲北
海王此北海受封之始也興傳子睦睦傳子基立

十四年薨無子永元二年封睦庶子威爲北海王
奉睦後立七年坐誹謗自殺永初元年封睦孫普
爲北海王立七年薨子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
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景君之卒在漢安二年
則爲北海相正在康王嗣立之十餘年矣康王在
位傳不詳其幾何年要之至建安而後國除此時
尚屬康王之日也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爲國每置
制傳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中興以來每
定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
也景君此時正居此職碑陰午卽干字干卽幹字

後漢書百官志河南尹官屬循行之下有幹小史
二百三十一人此碑故午在循行之後小史之前
其爲幹字無疑西狹頌乃刊斯石馮緄碑刊石表
績祝睦後碑刊勒金石刊字左旁皆作午此午卽
干字之証也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干四人卽直事
幹也司馬整碑陰有諸曹干十三人卽諸曹幹也
詩云公侯干城釋文云干音幹廣雅甲乙爲幹寅
卯爲支史記歷書作干支古蓋省爲干惟韓勅後
碑魯相門下幹則直書作幹矣金石錄所載學生
題名有幹江陽趙
嵩是東晉以後又畱崇字漢興隸續及漢隸字原
尚存此官名

皆釋作岑昶謂此乃赤字漢尚赤故名赤而字漢
興赤本作爻說文从大从火碑則變大為火變火

為小耳碑又以核為亥以竟為境說文無境字經典通用竟

其說亦通

碑出石

千字之正也

其說亦通

二百二十一人

金石萃編卷七終

金石萃編卷八

金石萃編卷八

賜進士出身

漢四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敦煌長史武班碑

碑連額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十行行約四十字額題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九字隸書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

日癸卯長史同

長史武君諱班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

鬼方元功章炳勳臧王府官族分析因

為氏焉武氏蓋其後也商周弼藜歷世
 遠不隕其美漢興以來討位相踵口朝
 臣君幼門顏閔之懋質長敷存夏之文
 慈惠寬口孝友元妙荀羅術菽貫洞聖
 博兼口口眈綜典籍口思口純求福不
 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高賢口少
 請以口口歲舉口翼紫宮口口詔除光顯
 王室有口於國帝庸嘉之掌司古口領校
 秘鄭研口幽微追昔劉向辨賈之述比口
 萬矣時戎口口匡正一口口朝廷惟憂口

口有司口口舉君璉到官之日口癘吏士
 哮席之怒薄伐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百姓賴之邦域既寧久勞于外當還本朝
 以敘左右以永嘉元年辛口月口日遭疾不
 哀口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
 惟昔日同歲郎署咸口為自古在昔夫聖
 與仁口口興晉口口人存生榮死哀是為
 萬年伊君遺德口孔之珍故口石銘碑以
 於惟武君允德允恭受天休命積祉所

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謙口守約唯詣是

孝深凱風志繫羔羊樂曼口口恬此策犬

孳孳臨川顯見口唐庠仰其首徽妙廟諱

口然清邈口口口口升口為帝服

扶助大和萬民適蒙顯宗口口史官書

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晦忽殂逝口口口口

不享耆考大命口口百遼惟口后帝感

學夫邑師士女悽愴旌表金石令問不忘

垂口後昆億載歎誦尚書丞沛國蕭曹芝口宣

成武令中山安憲曹科口口

豐令下邳良成徐崇口口

故陳留府丞魯國魯口口口口

防東長齊國臨菑口

紀伯允書此碑

口嚴祺字伯魯

右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

闕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耳其首書

建口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

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

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
迺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卽位之明年
本初二年爲建和元年歲又在丁亥則此碑所缺
一建和元年也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
少尤爲可惜也故錄之

集古錄

右武斑碑集古錄云云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
雖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敦煌長史武
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爲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斑
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
官族分析因以爲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

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

金石錄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
斑字宣張從事梁之猶子吳郡府丞開明之元子執
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
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官壽殘止
宗建和之元年開明爲其兄立闕刻其傍云宣
濟陰年二十五曹府君察考廉除敦煌長史被
歿苗秀不遂闕以二月癸卯作碑以三月癸丑立
去浹辰之間爾碑云金鄉長河間史恢等追惟昔
同歲郎署歲字雖不瞭然考柳敏碑云縣長同歲

爲趙臺念素帛之義爲君立碑則知此爲同歲在
蓋謂同年爲寮也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
爲之者唯武斑及柳敏兩碑夫一死一生而寮
好不變如此彼有並游誣其懷金身後不能清
不可同日語也碑以假爲遐以曠爲曠以旂爲游以
鄭爲輿以暍爲奄以遼爲寮 隸
武斑碑銘詞與後銜皆提行書之銜名之末有云紀
伯允書此碑此又漢碑具書人姓名之一事也
歐陽集古錄目云嚴祺字伯魯隸書今不見此文久
矣據洪氏隸釋載是碑末云紀伯允書此碑下乃云
嚴祺字伯魯魯一字未知孰是然驗其文勢則書

者紀伯允而非嚴祺也紀伯允三字上有闕文或是
口紀伯允則紀字是其名伯允是其字未可知也今
不能臆定矣 武君爲吳郡府丞開明之長子仕爲
敦煌長史小歐陽以武君爲敦煌人亦誤也鞠訥此
作鞠凶鞠字上半泐不可辨或似有竹頭未可知也
按說文惟蹋鞠字从革或从夊其鞠窮字則專从夊
蓋窮理罪人義取夊所以驚人夊字从大从羊一曰
大聲是也洪氏釋作鞠恐未是又微妙妙字其半泐
不可辨今諦審之亦似目旁蓋妙从女者非也茲未
敢遽定仍依洪本作女旁耳 碑陰武氏碑三字在

穿之下字極大是楷書蓋後人所刻因其正面極泐而刻此三字以識之也

兩漢金石記

黃司馬易得此碑曾校正洪氏數處重摹付梓案洪氏貪其高賢下缺二字今碑作力少疑力是幼字謂貪慕其高賢尚幼少也漢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據武氏石闕銘云宣張案班字宣張仕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云云此為高賢幼少之證晚忽徂逝下缺四字今碑第四字是宮字正與韻叶不享口耆句今碑耆上作者是耆字士女悽愴下缺今

碑有旌字其下金門今碑作金石謂旌其行於金石故下云令問不忘題名防東長一行下有嚴祺字伯魯五字隔越甚遠凡此皆可補黃君所未備也

山左金石志

碑文云久伐鬼方據趙氏金石錄作克伐鬼方又官

族分析金石錄作官族析分

朱文藻校訂隸釋存疑

按碑額稱武君之碑甚明白可辨集古錄題曰漢班碑而不著其姓則歐陽所藏之本不獨字畫模糊并其額亦未見也碑云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同歲即後世之同年漢刻中惟柳敏碑亦同歲所立

考敏以本初元年爲郡太守察舉在班後而其敦
同歲之誼則先後同也順帝末年匈奴背叛使中
郎將馬寔擊破之碑所云哮虎薄伐邦域旣寧者
殆指此事商周假貌卽遐邈說文無遐字華山碑
思登假之道楊統碑假邈莫不隕涕繁陽令楊君
碑假邈僉服皆遐字也列子黃帝篇而帝登假張
湛注假當作遐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顏師古注
假卽遐字其字从彳集韻云邈通作藐楊統碑勳
迹藐矣卽邈字歷世壙遠壙卽曠字孟子獸之走
壙也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兮顏師古注

壙與曠同游夏之游作旂見於石經論語而周官
大常十二旂及攷工記九旂七旂六旂四旂凡旌
旗之旒皆省水作旂旂从扌扌與偃同故名偃者
或字子游至孔彪碑浮旂塵埃之外武榮碑久旂
太學斥彰長田君碑乃始旂學則又借爲浮游遊
遨字矣領校秘鄭鄭字與奧通禹貢四隩旣宅史
記夏本紀作四奧旣居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隩
陸德明釋文云奧或作隩其見於石刻者譙敏碑
深明奠隩柳敏碑隩處臧兮皆以隩爲奧而此碑
則移卞於右也哮虎之哮卽虢字大雅闕如虢虎

風俗通引作哮虎費鳳別碑魏大饗碑皆作虢而此碑與武榮碑則皆作哮也晄忽之晄卽奄字晄日無光也借爲奄字平輿令薛君碑正與此同百遼之遼卽寮字漢碑以遼爲寮者甚多如高彪碑遼黨感慟楊統碑百遼歎傷謁者景君墓表百遼失氣夏堪碑官遼臨呬楊孟文頌百遼成從李翊碑顯名遼疇皆是特字體有遼遼遼之不同也碑又云口翼紫宮者卽紫微宮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太帝室也下文云領校秘鄭則是司掌秘書之職秘書監官桓帝延熹二年始置此時未有專員殆卽郎舍人兼領之其地清要密近紫微似謂輔翼紫宮也銘辭云庶仰奠首微妙元通其與奠同李翊碑其先出自其子之苗字亦从艸此以箕山首陽况其高尚故下文卽云口然清邈也奠首並稱他文所罕惟見此碑

山氏石闕銘

銘高二尺二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一字今在嘉祥縣紫雲山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
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
一孟孚李弟卯造此闕直錢十五萬孫宗

正沛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濟陰奉廿
之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关
心苗豸不遂嗚呼哀哉士女慙傷

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綏宗名

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斑皆自有碑金石錄

案二石闕方徑二尺高一丈五尺許銘文八行趙氏

有專條洪氏則附於武斑碑下斑碑未詳察舉之歲

此言其年廿五則舉孝廉後除敦煌長史薄伐匈奴

邦域既寧久勞於外當有數年之事卒時約在三十

內外矣山左金石志

右漢武氏石闕黃小松司馬搜得之按後漢書桓帝

紀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武斑碑二月辛巳朔此闕

三月庚戌朔蓋承二月小月也綏宗名梁官從事有

碑開明不詳何名官吳郡府丞見其子榮碑宣張名

斑官敦煌長史有碑開明之元子榮之兄也宣張卒

於永嘉元年其碑先闕十日立與闕同時起工故闕

文牽連及之闕云曹府君察舉孝廉卽碑州郡貪其

高賢闕云除敦煌長史卽碑到官之日癘吏士哮虎

之怒薄伐云云闕云士女癯傷碑亦云士女悽愴也

闕文載金石錄芙蓉歿誤作云歿隸釋謂開明為其兄

立闕今詳闕文乃開明兄弟四人為父立者若為兄立則始公何以稱孝子乎

桂馥跋

按武氏之有碑者梁也斑也榮也其見於此闕者則有始公綏宗景興開明其見於梁碑者有仲章季章季立子僑東漢武氏闕闕之盛略可概見而范書中無一語齒及良可怪也銘內有云孫宗作師子直四萬師子即獅子此孫宗不知是石工姓名抑是孝子始公之子援武梁碑之例子僑稱孝孫此孫宗無孝字似非武氏之孫雙闕直十五萬而師子直至四萬費視雙闕得四之一其刻鏤必

工疑其上亦有題字而不可見矣

司隸校尉楊孟文頌

石高九尺九寸廣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三十字字不等額題故司隸校尉樅為楊君頌十字隸書

今在襄城縣

惟以匱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

通余台之川具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

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

不出散人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罵後以子

十莛蹈齒難更隨園皆復通堂夫凡屯四

定城高尤難至於永平其有四率詔書開

示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百殘槁梁斷
祀子牛復循七則縣峻屈曲涿顛下則人
與嶺寫輪瀟平阿涼泥常蔭鮮晏木石相
距利磨礪磨臨危槍礪履尾心寒凹輿輕
騎遠身弗前惠虫蔽狗蛇蛭毒蝮未秋蝻
霜稼苗支殘終幸不登匱饑之患卑者楚
憲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言於是明
和故司隸校尉楗為武陽楊君麻字孟文
深執忠仗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執爭
百遷咸從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

功飭爾要啟而晏平清涼調和烝二文寧
至建和二幸仲冬上旬漢中大尉楗為武
陽王升字稚紀沙塵山道推序本原嘉君
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勲其辭
君德明二炳煥彌光判過拾遺厲清
一荒奉魁承杓綏億裔彊春宣聖恩秋取
若霜無偏蕩二貞睢以方寧靜烝庶政與
乾通輔王匡君循禮育棠咸曉地理知世
紀細言文忠義匪石麻章厥廟諱大節謹亦
益明煥往卓今謀合朝情醇艱即安有勲

有榮魚鑿罷門君異繼綴上順升極下答
以皇自南自北四海收通君子安樂庶土
悅靡商人咸懍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
紀功垂澤億載世一嘆誦
序曰明武仁和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
所歸勤二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喪中量漢
彊字產伯書佐西戎王戎字文寶主
王府君問言道危難久置六部道橋特遣
行丞事西戎韓服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
易行者欣然焉
伯玉即曰從署行丞
事守安陽長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
爲坤以余爲斜漢人皆爾獨詆字未詳

集古錄

余嘗讀後漢書鄧騭傳有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
饑章懷太子注以謂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
者卽於上字下爲小二字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
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

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其說甚辨學者
信之今此碑有日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若
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
未必然也

金石錄

右故司隸校尉楗爲楊君頌隸額在興元碑云司隸
校尉楊君厥字孟文水經及歐趙皆謂之楊厥碑蜀
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大
司隸孟文之元孫也始知兩碑皆以厥爲語助此乃
后政頌其勲德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順帝紀延光
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蓋從其所請

也子午者長安正南山名褒斜者漢中谷名高祖開
石門史策不書亦見郝閣碑平帝時王莽以皇后有
子孫瑞遂通子午永平之詔史亦闕文安帝永初元
年先零叛斷隴道寇三輔入益州殺漢中守乃橋梁
斷絕時也自明帝永平四年通石門至永初幾五十
年永初衰斜斷絕至延光四年凡十五年水經云
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卽秦人取蜀之石牛道楊
廣之蜀都賦岨以石門是也門在漢中之西
褒中北褒水南歷褒口北出斜谷趙氏云此碑有
日中遭元二若讀爲元元則爲不成文理予按漢刻

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
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
再出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耽
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
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
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木四年甘露
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
所書建初三年以后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
云元二者蓋謂卽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
元年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詔隲將羽林軍五校士

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

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

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

還侍養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

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

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

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

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碑以余台為斜谷充

為衝詆為抵並為泄陰為察幣狩為斃獸衙為禦縱為蹤憶為喜積為積西成為西城高卽高字
塋卽塗字斷卽斷字際卽際字遮卽滯字尋卽碍字
憲卽惡字疆卽疆字厥卽恢字驛卽釋字繼卽繼字

釋隸

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闕命字垂筆甚長所侵兩字許
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其次序曰別行
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邵等三人姓名又書王府君分
道官屬等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徙官每行
三十字或有疎密不齊者 宣和殿碑錄以碑為鼂
漢疆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邵屬褒中鼂漢疆
書佐西成王戒蓋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
鼂漢疆書也集古金石二錄與鄭樵金石略俱作楊
厥開石門頌隸續

水經注沔水上篇云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
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
為楊厥之所開逮桓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
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一清按此
碑載張鳴鳳西遷注彼所親睹者志更幣狩是惡蟲
敝獸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可補隸釋之遺寰宇記
云洵陽縣心山漢宣帝時北平楊厥為漢中守經此
山有樓遁意不之郡學道感瑞見金羊因易姓羊氏
蓋傳聞之繆爾又晉書云山簡與譙郡嵇紹沛郡劉
謨宏農楊淮齊名即蜀中晚出碑其人也趙一清水經注釋

此頌磨厓刻於褒斜谷中洪氏隸釋所引楊淮碑今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褒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彼在蜀蓋亦未之深考也頌爲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所立其主鐫石之役者鼂漢彊王戎二人頌後低格書之此已開碑後系換書姓名之式矣鼂王皆承五官掾趙邵之屬故於頌後復紀王君造作石積事王君不特爲楊之鄉人而政績復能繼之一頌而二善備焉矣婁氏字原云斜漢隸皆作余健爲皆作健是蓋不獨此一碑爲然或以說文無健字疑郡名當从木是則未知二字偏傍孰爲沿訛而木字篆勢與

牛之上半相似所當存以資考異也又婁氏摘附字體謂漢隸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蓋指此頌然此處特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以漢詆焉洪謂詆是抵字愚按此詆字下無點與詆不同當是氏字猶費汎碑以抵爲氏也碑云王府君造作石積此積字婁氏不錄顧南原隸辨引廣韻云積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蓋易艸積爲石也隸釋云以積爲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蓋彊作彊炳作炳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卽是積字加艸之體爾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隸續云

碑文十七行今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
者蓋序曰以後別計之也又按隸釋既知厥
為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蓋亦沿諸家之誤而
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中尙
不能無指拄處也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玉從官
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七格也兩漢

石

文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建定帝位以漢詆焉詆卽
氏字謂高帝興於漢中故定有天下之號曰漢猶陶
唐氏有虞氏之例也洪文惠讀詆為抵失其義矣槍

碣猶言槍唐古文唐為陽碑又變為碣其義一也股

躬疑卽股肱字垓鬲義與閤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楊君厥字孟文故水經注稱為楊厥碑攷之華

陽國志則楊君名渙字孟文也洪适云厥實語助耳

非名文內有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

入秦以子午塗路並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說與郝

閣頌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云云合出散入

秦者散關也碑為漢中太守捷為武陽王升立以捷

為捷用古字說文無捷字

關中金石記

按是刻書體勁挺有姿致與開通褒斜道磨崖隸

字疎密不齊者各具深趣推爲東漢人傑作然石
刻皆在褒斜谷中椎拓頗險臨池家或不盡得故
近人學之者少碑中命字升字誦字垂筆甚長而
命字幾過二格與李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漢隸所
入僅見者文云惡虫幣狩蛇蝱毒蠆隸釋云碑以幣
狩爲幣獸袒謂敝獸惡虫對舉當是借幣爲敝敝
態通用與敝壞之義有別後漢書董卓傳敝腸狗
態注云續漢書敝作慙是慙與敝同方言慙惡也
郭璞注慙慙急性也列子力命篇墨屎單至嘽啞
慙慙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廣雅亦云慙惡也高郵王君念孫
疏證云釋名鷲雉山雉也鷲慙也性急慙不可生
服必自殺也潘岳射雉賦山鷲悍害南山經基山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
鷲鷲郭璞注云鷲鷲急性廣韻鷲鷲鷲鷲亦
鳥之惡者是凡言敝者皆惡之義也周官司弓矢
句者謂之弊弓鄭注云弊猶惡也徐邈音扶滅反
弊與慙聲義亦同故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故書弊
爲慙矣廣雅又云瘞惡也疏證引玉篇瘞惡也怪
惡性也方言注云瘞怪惡腹也怪與瘞同怪又音

大結反說文𧈧蛇惡毒長也爾雅𧈧蛭注云蝮屬
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蛭子釋文𧈧大結反字
亦作蛭楊孟文頌云蛇蛭毒蝮毒蝮謂毒長也𧈧
與蛭蝮與惡聲義亦同昶案王氏之言甚核蓋二
語極言道中陰險之狀故多用惡毒字而借幣為
愍借蛭為𧈧耳

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碑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行行
四十字後宋人題字一行今在曲阜縣孔廟

司徒臣雒司空臣式稽首言魯前相瑛書
言詔書崇聖道勉口執孔子作春秋制孝

經刪述五經演易繫彖經緯天地幽讚神

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

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

入典王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大

酒直須報謹問大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廟諱

舜對故事梓廡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

孔子子孫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大

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口口各一

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大

聖則象乾以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

牲長吏備爵今日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

于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為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

他如故事臣雖臣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官

司空公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武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

雖司空武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

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廟諱

元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

元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

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

司徒司空府王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石

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

藝雜試能奉廟諱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

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

魯孔龢跡孔憲石曹史孔覽等雜試龢濟

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

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
叩頭死罪死罪上 司空府
讚曰魏魏大聖赫赫彌章相上瑛字少卿
平原高唐人令鮑曼字文公上黨屯留人
政毅稽古若重規矩上君察舉守宅除吏
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
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天窮於是始口

後漢鍾太尉書

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

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
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
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
其禮如此集古錄

按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
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金石錄

右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孔龢碑無額在兗州仙源
縣威宗永興元年立嘉祐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經云
鍾繇書碑載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
人掌廟中禮器魯相乙瑛書言之於朝司徒吳雄司

空趙戒奏於上詔魯相選年四十以上通一經者爲之時瑛已滿秩去後相平復以其事上于朝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見漢代文書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廟碑突縠復華租碑太常耽無極山碑與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國一也郡國上朝廷三也按孔僖傳云永元四年襄成侯損徙封襄亭侯子孫相傳迄于漢末襲襄亭之封者二人此碑與史晨碑皆在永元之後仍稱襄成又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襄成侯帛韓勅碑陰有襄成侯建壽卽損也疑損未嘗徙封傳之誤爾鍾繇以魏太和

四年卒去永興蓋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象卽豕字

赫字隸釋

碑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平闕司徒府司空府及讚曰亦平闕第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司空公題名在制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貼碑者不曉古式多有翦去制字者亦有顛倒二

相題名者

隸續

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

矣

金薤琳瑯

此碑後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為黃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趙戒字志伯今云意伯戒袁宏又作誠

石墨
鐫華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

人往往缺之

盛時泰蒼
潤軒帖跋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舉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為後人不通者改作百夫

吏卒

金石文
字記

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為百戶吏

卒

曝書
亭集

書名不書姓者以位列三公皆知為吳雄趙戒也唐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類此按范書百

官志東西掾四百石以下秩比命士為百石屬其後
辟除通為百石但司徒公下凡祭祀掌省牲視濯則
有令史屬三十六人司空公下凡祭祀掌掃除樂器
則有令史屬四十二人而無卒史之名卒史見此碑
金石後錄

集古作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隸釋作孔廟置百石
卒史孔龢碑金石略天下碑錄皆作司徒吳雄等奏

孔子廟置卒史碑

金石錄補

孔麟孔子十九世孫與泰山太守孔宙博陵太守孔
彪皆弟兄行也令鮑豐曲阜令也乙異姓也漢有南

郡太守乙世前燕有護軍乙逸明乙瑄乙山也

金石遺文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
紙而不休竊惟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
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

虛舟題跋

按百石卒史通典譌為百戶吏卒三國志譌與通典
同水經注譌為百夫吏卒山東通志闕里志譌為百
戶卒史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
漢碑孔尙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

碑今謂之百戶碑此碑文與元漢碑不同曾許山與曾許山

一問何為百戶碑尙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廷設官四

員典籍司樂管句百戶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觀此知

魯人亦譌以為百戶也豈獨書籍傳寫之謬哉金石存

按闕里舊志載此碑文訛者不可枚舉如司徒臣雄

一作司徒臣維後兩雄字皆作維司空臣戒作臣允之

臣美後兩戒字皆作美勉六藝作勉六執百石卒史

作百戶卒史後四石字皆作戶給犬酒直作給犬酒

直後犬字亦作大來行祠作夫行祠給牛羊分之下

各六之上尙有磨滅者三字今作給牛羊豕各一脫

云三字給米祠作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作臣愚

以為宜如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

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

有奏維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

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卅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

卅字亦作四十如詔書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

行長史事下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

魚擡頭並無缺文今反注磨滅不知幾字為宗所歸

除蘇補名狀如牒作為宗所歸一除蘇補名狀如牒

多一一字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作死罪上司空府脫

案漢列有察廉
有察者有察廉
即察也非廉察也

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隸為
世所珍貴摹搨者眾後且益就剝蝕今尚有可辨者
謹為考正如此孔繼

碑云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按廉者察
也訪也麟是人名或讀麟廉二字為人名非也 洪
氏所釋給犬酒直犬字實與太字不侔而從來無言
及之者以愚見度之似是戈字蓋即發字也既省發
為戈又省戈為犬耳 碑稱孔龢脩春秋嚴氏經按
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下邳嚴彭祖眭孟之弟子也
朱氏經義考云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而其承師條下

所列治嚴氏者於漢史外遍徵隸釋而獨不及於孔

龢何也兩漢金石記

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漢制王
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卞為魯屬縣故
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正授之名也書首
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署名史晨碑亦如此式
蓋漢時公牘之例然也前稱司徒司空府後祇稱司
空府當時必有故事今不可考太常有祠曹掾史百
官志亦失載碑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
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蓋乙瑛有功於孔氏者

二事察廉一也請置守廟卒史二也洪氏謂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而乙瑛書言之於朝疑未然矣易說卦傳幽贊于神明釋文云本或作讚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證陸氏之有本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勅碑云孔子近聖為漢定道史晨碑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此碑亦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許沖上說文表深惟五經之妙皆為漢制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春秋繁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鹽鐵論春秋之治

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淮南衡山反使仲舒弟子呂步治淮南獄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藝文志春秋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然則二碑言為漢定道為漢制作與諸書皆有合也

桂馥跋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云三王世家並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九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云云昧死上言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

諸侯王云云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
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伯前
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三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
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司失其傳如先聖廟
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
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
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案魯相晨祠孔廟
奏銘建寧二年三
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烏有知朔為丙
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
斯近贅矣今世碑記祭文踵先漢故事可也余按中

興之初猶存西漢遺制後漢書愧囂檄文云漢復元
年七月己酉朔己巳言己巳則為二十一日也吳氏
之言信有本哉 碑首行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
言末言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稽首以聞此西漢制三公奏事之式與獨斷所
云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
相合然誠惶誠恐頓首死罪字蔡氏略之不書今以
碑所載可証其有遺典也 按堂金
右跋

按後漢書廷尉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
致位司徒附見郭躬傳趙戒桓帝初以定策封尉

亭侯附見其子趙典傳質帝紀本初元年閏月司
空趙戒為司徒桓帝紀建和元年十月司徒趙戒
為太尉三年十月免元嘉元年四月光祿勳吳雄
為司徒二年十二月特進趙戒為司空永興元年
十月司徒吳雄罷司空趙戒免碑稱元嘉三年即
永興元年是年五月始詔改元故中隔兩月而紀
元各殊也雄戒罷免亦在是年才三月後事耳戒
以阿附梁冀傾陷忠良為清議所不齒故范史於
李固傳贊云其視吳廣趙戒猶糞土也而此碑因
魯相尊師崇道循例轉奏列名首行亦為金石之

案趙戒止以吳雄
王教正言未
高

玷讀者不可不知

令李孟初神祠碑

碑高四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
五行行約三十字今在南陽縣

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陽李闕字孟初

神祠之碑

舉孝廉除闕郎中遷闕史卒官闕故吏

民思德化闕更訊治立碑復祠闕下垣

宇樹木皆不闕中大夫共案文闕口口口

文闕永興二年闕六月己亥朔十日闕

令闕下闕部勸農賦捕掾李龍南部游闕下屋

守祠義民今聽復無闕下時令琅耶開陽
君諱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河南維陽真衍字元博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仲興闕下掾吳定尉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伯口口口口時闕下番夫口口口口劉俊口口口口文佐闕下戶
口口口口伯口口口口吏佐口口口口元舉口口口口時
捕掾李龍升高口口口口京口口甫闕下
口口口口供功曹史左治口口口口時亭長
河口口尋海口口唐譚伯祖闕下
是碑歐趙洪以來著錄諸家皆未之及其當中穿處

日永興二年六月己亥朔十日以通鑑考之漢桓帝
永興二年甲午四月己亥朔七月戊辰朔則六月為
己亥朔無可疑者碑以立祠為主故不詳叙李君出
處之蹟蓋曾舉孝廉官郎中官宛令又官益州刺史
卒於官吏民追思為立祠也賊捕掾官名不見於史
志碑文系於勸農則所謂各著諸曹掾史者史亦未
之詳也貴君以下則立祠之諸官姓名其令則益州
官也漢氏漢繇字源云漢碑年字垂筆有長過一
二字者然此碑婁所不載也楊孟文石門頌命字則
以石紋斷裂適當垂處不遑寫下一字而引上脚使

長又與是碑年字不同

兩漢金石記

此碑題首二行行約十五字文十三行行二十八字

第一行故宛令益州刺史云云字大三寸其文字僅

半之中有穿惜半摩滅不可復辨碑新出土故前此

金石家多未及載今錄其可辨者如右蓋因李孟初

官宛有德政義民因為立祠也書法疏秀似韓仁銘

當為唐蔡有鄰所本

中州金石記

百官志五官為廷掾監鄉部春夏為勸農掾今碑正

與志合至云瑯琊開陽考地理志開陽屬東海至後

漢屬瑯琊郡國志瑯琊國有開陽是也左傳哀公三

年城啟陽即開陽以避諱易之中大人其案文字蓋

以宦者監視摹勒上石亦猶袁逢華嶽廟碑遣郭香

察書之比但一令長神祠至邀中貴為之檢案亦莫

解其殊寵之由也

授堂金石跋

子也之... 之... 聖指弱...

此碑題首二行行約十五字文十三行行三十八字
第一行故紀命益州刺史云云字大三寸其文字僅
半之中有字借半字者不可復辨碑新出土故謂此
金石家多未及也人錄其可辨者如石並因字而勿
肯定有他處也此碑在益州府城內

輒其移讀之由也 石翅 刻堂金

察書文此碑一合其師師至漢中貴為之劍案亦甚
以宜者蓋師摹博士亦亦蘇袁彭華熾鳳野豈淳香
羊如如則則開則以按籍是之中大人其案文字蓋

金石萃編卷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五

孔謙碣

碣高二尺六寸廣一尺七寸八
行行十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
子也幼體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妙孝友
之行禮述家業循睿秋經升堂講誦浚究
聖指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奉世四永興
二年七月遭疾不祿

右漢孔德讓碑永興孝桓帝年號也其人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錄所藏孔林中漢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

集古錄

右孔謙碣其名不甚可辨考孔氏譜得之所謂都尉君者太山都尉宙也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於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褒之名見史晨

碑

隸釋

右孔謙碣甚小一穿微偏左有暈一重起於穿中復有兩暈在右其一甚短與它碑小異文八行行十字

後餘兩行

隸續

東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皆在孔林中孔君孔子十九代孫名震官至河東太守德讓孔子二十世孫都尉君宙之子名謙德讓其字也歷郡諸曹吏宙震之

弟

彭大翼山堂肆考

碑云禮述家業脩春秋經此宙之第六子也愚已補載其爵氏於經義考承師門孔褒一條之後矣然据其文曰脩春秋經則德讓必自有纂輯之書未可概以嚴彭祖之師法泥之也長膺清下洪作妙按古無妙字或書為眇然此石本今尚可見止一少字居

中其左竝無女目等字之偏傍或當日省作少卽是
眇字乎若直釋爲女旁之妙則非也

兩漢金石記

碣文今益漫漶所存字少有完者惟後文年卅四顯
據今集古錄訛卅作廿又脫四字洪氏亦訛卅作廿
傳刻之過也流俗人謂此碣爲孔宏蓋失檢爾

授堂金石

孔君墓碣

碣高三尺八寸廣二尺八行行十五字額題孔君之墓四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永壽元年
孔子十九世孫君好學

履方約身
德施州里朝廷
史兼行相事所在
豐哀
芬刊石津
此

右漢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
殘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
建武以後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
未皆非元年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爲永壽也

金石錄

右碑乾隆癸丑暮春錢唐何夢華元錫得於聖林牆外移置廟內別立碑以識其處元為記之文中可辨者五十二字孔君名字無存惟云孔子十九世孫當是孔宙孔彪兄弟行也此碣規式異於諸碑自趙氏金石錄已云漫滅況又閱數百年宜其存字無多也

山左金石志

按是碣自趙氏以後無著錄者文多漫漶然其世系仕履略可考見云孔子十九世孫則即孔麟孔宙之兄弟也百官志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又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相一人相如太守有長

史如郡丞此云五官掾守長史兼行相事則孔君由五官掾為長史兼行相事蓋曾仕王國而不能詳其為何王矣韓勅碑有魯相平行長史事與孔君以長史行相事者不同漢官兼攝之制蓋如此

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三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惟永壽二丰青龍在君歎霜月以靈皇極之曰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雒顏口育口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

案百石
平者平乃相之名其
下云行長史事下守
長掾者此人各據以
平邑守長行長史事
又是一人故其後又云
叩頭平惶恐也韓
勅碑祇有魯相字
王氏皆誤記

莫不豎思嘆叩師鏡顏氏聖明家居魯親
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
異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鼓以尊孔子念
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任亂不尊圖書倍
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於是
造立禮器樂以言符鍾磬瑟鼓雷洗觴觚
屬鹿祖禋遵板禁壺循飾宅廟更任二輿
朝車威熹宣杼廟諱汙以注水汰舊不煩
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以中和下合聖制
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咏

其德尊琦大人之意復彊之思乃共立表
石紀傳億載其文曰

皇黼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

孝俱祖紫宮大一所授前鑿九頭以外言

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任承天之

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

備聖人不世期又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

讖刺任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燭見天

意復聖二族連越絕思循造禮樂胡輦器

用孝古舊宇愍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

金石錄卷九
五
口漆不水解工不昂賈深除廟諱汙水通口
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
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
壽上極華紫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運
耀長期蕩蕩吟盛復授赫赫曰窮聲垂億
載

韓明府名勅字紉節 穎川長社王廟諱君
真二百 河東大陽西門儉元節二百
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五千 故會稽大
守魯傅世起千 故樂安相魯庶季公千

故從事魯張嵩眇高五百 相王簿魯
薛陶元方三百 相史魯周乾伯德三百
碑陰

共三列每
列十七行

西成侯王景二百 遺西陽樂張普仲堅口百
河南成宰蘇漢明二百 其人冢土
河南雒陽种亮奉高五百
故兖州從事任城呂育季華三千
故下邳令東平陸王褒文博千
故潁陽令文陽鮑官元威千

河南雒陽李申伯百

趙國邯鄲宋瑱元世二百

彭城廣城姜尋子長二百

平原樂陵朱蓋敬公二百

平原濕陰馬璿元異二百

彭城麟治世平二百

泰山鮑丹漢公二百

京兆劉安初二百

下邳周宣光二百

河間東州齊伯宣二百

故薛令河內溘朱厭伯珍五百
故豫州從事蕃加進子高千

陳國苦虞崇伯宗二百

穎川長社王季孟三百

汝南宋公國陳漢方二百

山陽南平陽陳漢甫二百

任城雷君舉二百

任城王子松二百

任城謝伯威二百

任城高伯世二百

相王薄薛曹訪濟興三百

相中賊史薛虞韶興公二百

薛弓奉高二百

相史下呂松口遠百

駙韋伯卿二百

處士魯劉靜子著千

故從事魯王陵少初二百

故督郵魯开輝景高二百

魯曹攄初孫二百

魯劉元達二百

故督郵魯趙輝產臺二百

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御史魯孔翊元世千

大尉掾魯孔凱仲弟千

魯孔曜仲睢二百魯孔儀甫二百

處士魯孔方廣率千

魯孔巡伯男二百文陽蔣元道二百

魯孔憲仲則百文陽王逸文豫二百

尚書侍郎魯孔震元上三千

魯孔汎漢光二百南陽宛張光仲孝二百

守廟百石魯孔恢聖文千

褒成侯魯孔建壽千河南雒陽王敬子慎二百

故從事魯孔樹君德千
魯孔朝升高二百
魯石子重二百
行義掾魯弓如封都二百
魯劉仲俊二百
北海劇袁隆展世百
魯夏侯廬頭二百
魯周房伯臺百
碑右側

共四列每
列四行

山陽瑕丘九百元臺三百
齊國廣張建平二百
其人處土
上黨長子楊萬子三百

處土魯孔徵子舉二百

魯徐伯賢二百

魯劉聖長二百

河南夏師骨鄰通國三百

河南平陰樊文高二百

河東臨汾敬信直千

河南雒陽左封虞二百

東郡武陽董元厚二百

東郡武陽桓仲豫二百

泰山鉅平車仲元二百
蕃王狼子二百

泰山費淳于陵季遺二百
故安德侯相彭城劉廓伯季五百
故平陵令魯燕恢元世五百

碑左側

共三列每
列四行

東海傅河東臨汾敬謙字季松千
時令漢中南鄭趙宜字子雅
故丞魏令河南京丁璫射舉五百
左尉北海勳趙福字仁直五百
右尉九江浚適唐安季興五百

司徒掾魯巢壽文石三百

河南夏師度徵漢賢二百

南陽平氏王自子元二百

相守史薛王芳伯道三百 魯孔建壽二百

相行義史文賜公百輝世平百

魯傅亮子豫二百任城亢父治真百

魯孫股三百魯孔昭射祖百廬城子二百

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

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涪漱桓帝永興

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涪

漱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韓明府者名勅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集古錄

碑云爵鹿祖桓遵杞禁壺脩飭宅廟更造二輿所謂

鹿者禮圖不載莫知為何器又據字書杞木皮可為

索壺陳樂也亦非器名皆不可曉故并著其語以俟

知者余後見復陽陳氏所藏古彝為伏鹿之形近歲青州獲一器亦全為鹿形疑所謂鹿者因其形

而名之耳金石錄

右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無額其文雜用識緯不

可盡通呂氏春秋云有仇氏女探得嬰兒於空桑是

為伊尹蓋托之神物與履拇吞鳧同或曰空桑地名

也此云聖母顏氏育於空桑不經之甚渚歎者以歎

為漱也聖妃者以妃為配也雷洗觴觚爵鹿祖桓遵

杞禁壺者以雷為壺以祖為俎也古爵三足而兩柱

前若囑後若尾有爵之象趙曰青州近獲一器全為

鹿形此所謂鹿豈非肖其形因以名之乎說文木豆

謂之桓杞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禮器曰大夫士櫨

禁注云禁如今之方案儀禮鄉飲酒禮戶閒斯禁設

筐于禁南注禁切地無足者壺與上下文符觚輿汗

協韻當是壺字也胡輦者瑚璉也碑以伎為暨驥音驥遵即遵字凍即

漆字

右韓勅碑陰六十有二人不稱字者一人不稱名者二十一人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乃其父黨也題名於韓勅碑左凡八人魯之二庶一傅不名者別守相之尊也張納碑陰主簿白文已下不稱字者示其異於從事季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暢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孔僖傳云永元四年徙封孔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碑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尚未襲封所謂褒成侯建壽當是孔損之

字

傳作褒亭其說在孔僖碑

自永元四年至永壽二年亦六十五

年矣題名中孔族凡十四人有譜可考者曜及郎中宙御史翊侍郎彪皆孔子十九世孫也建壽爵齒俱尊而在子姓之間宜其不名餘人雖不見爵秩當亦是一時耆老獨曲成侯王嵩一人不稱字豈爵雖襲而年尚穉者乎蘇漢明者已鐫而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張普朱熊五人書體不同蓋後人所增者

隸釋

韓明府名勅字叔節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爲勅漢用秦法臣下不敢以勅名

案勅為正字經典
或通作來徠乃別
體字董氏反曰勅為
徠之別體宋人言六
書往之辨誤如此

案說文竹部策馬
筆也

也從東又敕誠也从
東力部勅勞也無

音奇訓木別生之字
此所引皆誤廣韻

五支校木別生也
篇切較上同蓋出

六朝以後俗字較
市蓋以市之誤玉

篇反部較巨宜切
杖也即杖字而入之

反部則尤誤矣玉
篇此類亦皆宋人

所亂

考之字書勅字從東誠也古者以勞賚為勅勅為賚

音其文為徠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勅為始與內史則

古人名勅何世無之往昔文嘉謨作縣樓架勅書於

昌樂榜為勅書蜀中縣多作勅者說文勅音策馬筆

也勅音奇木別生也嘉謨勛之子勛有書名其子不

能考古如此廣川書跋

右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識

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

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

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元河

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

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

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

之甚金薤琳瑯

射禮有鹿中高一尺五寸為鹿形背設圓箛以納箚

箚射畢以釋之器也又有乏如屏風所以為獲者御

矢恐即乏也其有木旁正猶俎豆之為榘桓也錢穀校金

石錄記

歐陽永叔謂書傳無以勅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稱

勅漢用秦法當時臣下豈敢以勅自名者是以勅為

敕也詳廣川書跋第意有未明余更著之韓明府自
名勅從力來聲音賚勞也亦作徠徠來荅勸曰勞撫
至曰勅示有節也故字叔節以勅爲敕譌也勅從支
東聲誠也支小擊也又有束縛之義故爲敕命之敕
又支旁加束音策馬箠也束讀若刺又勅從支束聲
音其木別生也支持也與支異四字易淆故詳著之

金石
史

闕里孔子廟廷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
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思夫
孔子旣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

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
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
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
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余
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
德郎魯府審理正宏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
三衢一支棄而不錄莫系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
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損
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
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

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
誦仲助術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
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微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
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是孔從事所立殆方也
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
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
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曝書亭集
歐陽公云前世見于史傳未有名勅者予觀繁陽令
楊君碑陰有故民程勅字伯嚴則漢時不獨韓明府
名勅也勅字本音徠去聲今按二君之字皆作飭字

解金石後錄

此碑所用字古奧尤多今考訂一一詳之曰莫不驥
思驥音驥集韻通作驥曰歎叩師鏡叩卽仰華山廡
碑日月星辰所昭叩也老子銘叩其生平劉熊碑莫
不師叩鄭固碑叩號焉告詩瞻叩昊天史記帝紀叩
而射之西漢刑法志天下所叩皆同仰也曰顏氏聖
舅家居魯親里并官聖妃在安樂里乃啟聖公夫人
顏氏宜聖夫人并官氏所居之地也闕里志云歷年
久遠二里之名雖存而地不可考矣家語云孔子年
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曰

邑中繇發金薤琳瑯闕繇字碑文現存曰食糧亡于沙邱闕里志云秦始皇發孔子墓既啟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邱當滅亡蓋用其語也曰尊琦大人琦卓犖貌曰連璽之思連音綽說文遠也璽卽彌久也成陽靈臺碑廣漢長王君石路碑防東尉司馬李德碑俱作璽言諸君美韓明府造立禮器欲爲文立石垂示久遠也其文以四言爲句而首句獨五言加皇字于上高出碑文一字曰皇戲統華胥子謂於皇字下著一歎美之辭孫庶常

愷似修幸魯盛典載此碑以戲作義謂伏羲承天畫卦而啟孔氏之制作其說是也金薤琳瑯云皇字下闕一字今碑戲字現存曰前闕九頭闕卽開梁相孔耽祠碑祝睦後碑俱有此字曰以升言教升漢隸字源收入四十五厚作斗白石神君碑粟升五錢升字亦如此寫曰以俟知奧金薤琳瑯知字下闕一字今碑奧字現存趙子峒以都楊二公錄闕七字喜得戲奧二字遂載于跋語予所錄亦同趙本何都楊二公反不及見也曰胡輦器用以輦作璉連上聲二字之音本同張爾公云漢隸孔廟碑作胡輦非駁議而無

所援據恐漢人未受也曰上不爭賈賈價也曰永享
牟壽牟眉字之通也曰旁伎皇代予觀碑文伎似及
字而漢隸字源收作伎又收作暨暨字之義爲長也
慨自漢末崇尚識緯文中如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華
宵生皇上合紫臺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閭九頭三
陽吐圖二陰出讖等語皆本於緯書獨是韓君叔節
志存聖道造立禮器其爲樂之屬有四祭之屬十有
二準之于今雖略而未備然自君初始至今享祀千
載不墜爲功猶多今廟中之有編鐘編磬應鼓雅瑟
頌瑟其卽韓君當時所製乎何遂無簫笛瑟笙祝敵

填篋之類也而觴觚爵鹿皆酒器罍者酒器亦盥酒
器洗則承水器榘邊之薦水上之品榘進肉之器罍
者次于尊彝今皆具存廟中至所謂枵禁二器則無
之枵音凡博雅盥盃也集韻或作盥盥禁是陳酒尊
之器酒必有禁禁以承尊名禁者曰爲酒戒也二器
之爲用韓君旣設于廟不知何時竟廢而不傳耶前
漢書罍尊作罍籀文也碑書罍爲雷從籀文罍字寫
法下從世而上似告亦奇并官氏并字上作二點後
碑陰魯开輝無二點榘榘字用木旁皆字體之變者

金石遺
文錄

魯相韓勅修造孔廟禮器所立今謂之禮器碑集古錄作修孔子廟器表金石錄作韓明府孔子廟碑天下碑錄作魯相韓勅復顏氏繇發碑按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發屬下句讀且所復者尚有并官氏而此碑又不爲復繇所立碑錄非也

吉隸辨

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五日爲皇極日也洪容齋隨筆謂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亦皇極之義也 范史百官志王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光武建武二年封北海靖王興爲魯王此魯之所以有丞相也漢初其

官職傅爲太傅相爲丞相至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遂改丞相但曰相太傅但曰傅此魯之所以不稱丞相而但曰相也 并官氏聖妃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元官氏本注元古其字又姓也或誤作开碑書作并隸法小變耳隸辨以爲家語作并官氏與此碑同而以作开者爲誤今家語正作开以并爲正者隸辨誤耳聖妃者隸釋云以妃爲配按古者妃爲女子通稱漢曹全碑大女桃斐斐卽妃字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知妃字正不必讀作配也 按开字雖隸法有變不應書作并字今家語亦

正作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敬韻引先賢傳亦正作并官氏至元官二字各書俱無可考惟字典載之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开輝其人者开不作并復顏氏并官氏里中絲發以尊孔心鄭芷畦云絲本作徭史記高祖嘗繇咸陽應劭注絲役也發者禮王制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軍甲疏謂軍旅以發士卒也

胡輦器用隸釋云胡輦者瑚璉也周禮大司徒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

釋文連本又作璉連璉輦三字古通用 勅說文勞

也從力來洛代切敕誠也甫地曰敕從文束讀作恥

力切兩字本不相通然經典相承皆以勅爲敕易噬

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書皋陶謨勅我五典益稷勅天

之命康誥惟民其勅楙和多士勅殷命終于帝詩楚

茨旣匡旣勅皆以勅爲敕隸辨云敕者上命下之辭

自漢以來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

史晨碑又勅瀆并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勅書而孫

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勅字 鄭芷畦云涿郡太守

樂安相之兄也省志志陵墓魯諸王墓下注云魯恭

案范史上當脫獨作
敕三字

王孫皆葬於此大墓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間
篆刻曰漢樂安太守庶君然則庶姓是魯恭王後也
魯傳說見前魯相下此魯傳世起當是魯人之姓
傳名世起者非太傅之傳後左側魯傳兗子豫乃是
魯太傅其爵雖尊而無功於聖廟且出泉之次在後
故列于左側也或以魯傳名號相同焉知此非太傅
之傳按漢碑題名未有但書其爵而不著姓者此傳
世起以是會稽太守故列碑前若果魯傳則其爵尊
於會稽太守不當列於太守下矣 褒成侯猶今之
衍聖公也爲孔子後典主聖廟祀事范史孔僖傳世

祖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
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按孔和韓勅兩碑皆
後永元六十餘年徙封已久不應猶仍故封今百石
卒史碑載褒成侯四時來祠韓勅碑陰載褒成侯孔
建壽仍而不改當由史誤又隸釋稱孔建壽卽損之
字按損以永元四年徙封卽封時年少至永壽二年
亦已老矣而子曜尚未襲封著於碑陰又曜旣爲損
子不應子列父前碑陰宜不失書其爲史誤的然無
疑矣 左側首書北海傳敬謙以是師傅之尊故首
列之且係北海郡官於魯爲客也下卽書令長丞尉

以是本郡官長故尊之也按范史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碑稱時令則大縣也丞一人碑書故丞魏令向嘗爲丞今遷魏令者也尉二人以是大縣故有左尉右尉也正與史書合 此碑題名者凡百有七人多書出泉之數唯韓明府及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韓明府功最大非僅出泉者所可竝故首揭而大書之時令掌魯一邑之政佐韓明府故亦不書出泉之數也 孔建壽與碑陰重見碑陰稱褒成侯此但書魯碑陰書出泉千此又書出泉二百豈旣出泉千而復出泉二百與

百石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謂是鍾太尉書此碑兗州府志亦云出太尉手按魏志繇以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元年尚七十八年距永壽二年亦七十四年計此時繇尚幼冲決無能書碑之理今之談漢碑者稍前必以歸之蔡邕稍後必以歸之鍾繇二碑正當蔡邕之時或以歸諸邕尚有可據而云鍾繇決無是理大段邕所書碑有據者唯鴻都石經繇所書碑有據者唯勸進受禪表餘皆無據不足信也已 永興元年魯相平請爲聖廟置百石卒史到此遂有守廟百石孔恢一人然前所請置者孔和也曾未兩

後書法不類况文陽公既無郡望輝世平之郡望又何從知且姓氏書亦無輝姓也兩側後第一人云山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先生跋云瑕邱乃地名非人名按范史屬山陽郡元臺亦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予按此說亦誤元臺之爲地名既無可考且他碑陰亦從未有合一邑所出泉數而總記之者蓋九百非泉數亦人姓名也列子有九方皋唐有九嘉宋有九真明有九焯九姓歷歷可數元臺則其字也先生于此碑并陰及兩側考訂極詳此其小誤予特表而出之

金石存

碑云并官氏聖妃方綱謹按集韻增韻韻略諸書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內有并官複姓注引先賢傳孔子娶并官氏生伯魚近日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文存亦皆以并爲是方綱又於國學暨江寧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并楷隸相證愈無可疑王虛舟乃以隸辨爲誤蓋未之考耳何義門曰孔子娶於并官氏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并而正義中反從流俗作开若非宋本何以析疑張埴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勅亦曰并官

氏 碑字別體洪釋尚未有盡者如廣韻驥同驥是
 但為驥字訓耳若專訓驥字則直當引禮記正義希
 驥慕仰之義音義皆當主冀字不必主驥字也又如
 土仁處土之土皆是土字又以糧為糧以苻為符以
 穎為穎以仲為仲以卞為卞以霰為彪以舉為皋以
 械為戚皆假借通俗之漸也 虛舟先生於此碑考
 核不遺餘力然其開舛謬者不一而足如論人名一
 條云舊說謂東漢承王莽制人無二名按二名惟後
 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即此一碑二名者便
 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方綱按此碑惟王嵩孫股二

人稱名不稱字其餘如庶次公傅世起以下凡二字

者皆其字非其名也 碑側傳竟子豫亦是姓傳名竟字子豫而虛舟以為太傅之官

亦又一條云右側惟蕃王狼子為最尊然不以居首

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竝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為

絕異中外賓主之辨始終秩然也方綱按此蓋誤讀

蕃王二字為外國之王耳不知蕃是邑名王其姓也

碑陰中列第六行謝伯威二百第七行高伯世二

百此二行下有細隸書三行云熹平三年左馮翊池

陽項伯脩來凡十三字方綱以滁陽顧苓云美所藏

舊拓本審定得之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也 韓勅後

碑亦見於隸釋隸續而今竟不見其石子屬曲阜桂君再四訪覓弗獲也昔年金陵鄭汝器猶手拓其本以遺朱竹垞見於曝書亭集何至今數十年間乃湮晦不見斯亦異矣据隸續所錄碑陰末一行云永壽三年七月廿八日孔從事所立即碑陰人名內云故豫州從事魯孔方廣平五百者也按此與前碑陰內處士魯孔方廣率當是兩人率字今微露右半是以姑依洪氏作率字耳

兩漢金石記

碑文云連壘之思連壘卽卓爾也云前闔九頭以什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一句言贊易下一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婁機顧藹吉皆釋什爲斗文義殊難通矣自皇戲統華胥而下五十二句句皆四言獨皇戲句五言而皇特跳上一格書之不可解竊意此字後人妄加非本文也

右碑陰題名六十有二人兩側三十有二人碑之左方題名者八人有書名不書字者王暘孫殷是也有書字不書名者庶次公蘇漢明是也有書名兼書字者西門儉元節种亮奉高是也有書名書字而又殊其例者敬謙字季松趙福字元直是

也郡縣兼書如潁川長社河南成皋之類碑之常例
也有書縣不書郡者魯卞文陽蕃騶薛皆隸魯碑爲
魯相立不必更書魯國也東平陸隸東平國非同郡
而不書避重出也任城泰山彭城下邳京兆或不書
縣者郡所治也若泰山之鉅平任城之亢父彭城之
廣戚則郡縣仍兼書也惟曲成侯王昌郡縣俱不書
又例之變也碑有相行義史文陽公百輝世平百有
山陽瑕邱九百元臺三百此公百九百乃複姓非出
錢之數也何氏姓苑云昔岱縣人姓九百名里爲縣
小吏而功曹姓萬縣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是古

有九百氏也廣韻公伯複姓有魯大夫公伯寮碑云
公百以百爲伯也文陽卽汝陽後漢書王梁傳擊肥
城文陽拔之注文音汶與此碑正同也碑陰有褒成
侯孔建壽碑側又有孔建壽古人命字多相同非一
人而再見也云守廟百石卽乙瑛碑所置百石卒史
也不云卒史者省文猶稱太守曰二千石也洪氏隸
釋有碑陰無兩側都元敬所藏搨本合碑左方碑陰
兩側爲一元敬不能詳考妄譏洪之誤不知隸釋所
載碑陰本無闕文也兩側題名不載於隸釋元敬自
以意讀之舛謬殊甚如以河南廩師爲河浦退師任

城亢父爲侯我交父皆大可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禮器碑霜月之靈說金石者不曉霜月爲何語予謂

霜月者相月也爾雅說天篇七月爲相 禮器碑顏

育空桑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

桑者窮桑也左氏昭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

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于少皞之虛注少

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

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考左傳

耳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碑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按復讀如

瀆井復民之復免其賦役也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

九十家不從政鄭注復除之後漢書光武紀幸南陽

復田租一歲父老願賜復十年王良傳詔復其子孫

邑中徭役王沈魏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以上復

不事家一人又云譙霸王之邦其復譙租稅二年魏

志杜畿傳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魏略顏斐爲

京兆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江表傳樂從軍者

一身行復除門戶吳志劉繇傳有好佛者聽受道復

其他役呂蒙傳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陳武傳

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潘璋傳賜田宅復客五

十家宋書嚴世期傳復其身徭役南史梁武紀詔蘭陵縣修建三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魏書太宗紀所過復一年田租碑蓋言復其終身且賜及邑里也尊卽奠字奠定也奠尊聲相近說文奠或從寸是形亦相近繇俗作徭說文作繇隨從也發謂調發管子大匡篇野爲原又多不發朱長春曰不發是大徭大役簡少其野多不發之眾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每被詔書調發無差新序魯君命有司無得徵發單父漢書嚴助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兒寬傳後有軍發後漢書韋彪傳賦發充常

調而貪吏割其財續漢書劉寵爲會稽太守若耶溪父老送寵曰他時更發不已民或夜行狗吠竟夕人不得安王沈魏書不得擅興發北史和平二年詔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建德元年詔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正始元年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魏志王修傳自爲營塹不冝應發調英雄記張咨不應調發吳志孫堅傳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孫權傳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駱統傳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北史魏宣武紀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橫有徵發晉陽秋劉宏爲荊州

刺史每有興發手書與郡國丁寧謹密故莫不感悅
顛倒奔赴宋書沈攸之傳賦斂嚴苦徵發無度凡此
皆繇發之事可為碑作證者也 碑云遵柝禁壺隸
釋以柝為柝云音凡木名也皮可為索又釋禁字引
禮器大夫士柝禁馥按柝即柝字玉篇柝几屬也廣
韻柝無足尊也柝木名可為箭筈蓋隸體借柝為柝
也太平御覽禁一名柝乙去切引三禮圖柝長四尺
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青雲畫陵茗華飾
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
畫陵茗華飾刻鏤其足為褰帷之形據此則三禮圖

與玉篇几屬之訓相合禮器注云柝斯禁也謂之柝

者無足有似於柝或因名爾孔疏柝是舉名故既

下注云柝今之舉也又注特牲云柝之制如今大木

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

之柝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柝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柝禁如今方

案檜長局足高三寸馥謂如今方案者亦几屬也廣

韻以為無足尊者即禮器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也特

牲饋食禮壺柝禁饌于東序是則遵柝禁壺皆禮器

韓君所造者也洪氏知引柝禁而不識柝字蓋疏於

借體誤以柝字當之矣碑又云雷洗湯觚爵鹿祖桓
凡八器雷壘也禮記魯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

鼎是也湯觴也說文觶實曰觴又云觴受三升者謂之觶是也鹿角也漢角里先生一作祿亦作鹿鹿角聲相近儀禮主人洗角禮記舉罍角又云宗廟之祭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是也祖卽俎字皆借體也桂馥跋禮器碑瑚璉作胡輦按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易蹇之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周禮鄉師輦輦注云故書輦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輦巾車職云輦車組輓陸氏云輦本又作連音輦管子海王曰行服連輶輦漢書蓮勺孫如淳音輦酌則知連與輦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輦說文

胡連字又作璉徐鉉云俗作璉則二字皆从玉旁俗所作也禮文王世子大夫勤于朝卿士璉于邑孔穎達曰璉謂仰冀之也廣韻九利切集韻几利切汪照

古石
琅玕

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侏氏女破空桑而得伊尹其說頗近荒誕禮器碑有顏育空桑語隸釋引呂覽伊尹事爲證譏其不經釋按是碑多用讖緯之文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夢遊於大冢之陂黑帝使請已往夢與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有所感後生孔子於空桑之中碑云顏育

空桑卽其事也

錢繹小
盧隨筆

按碑云前闔九頭以什言教九頭之說亦本讖緯
司馬貞補三皇紀引春秋緯云十紀一曰九頭紀
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春秋命歷序云人皇九頭
宋均曰九頭九人也路史前紀云地皇氏逸于有
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注云姓愷名胡洮字文
生人面龍身九頭其說尤荒誕碑末題名三行首
云韓明府名勅字叔節長官書名之例如此其穎
川長社以下八人皆有出錢之數當與碑陰所題
六十二人兩側所題三十二人合計之並是助錢

造器者姓名也朱君文藻嘗疑碑側姓名別是一
次斂錢不與禮器同時之事蓋書體旣不相類而
褒成侯孔建壽已見碑陰復入碑側其非一時之
事明矣孔子之後爵褒成侯至永元四年徙封褒
亭此碑立於永壽二年距徙封已五六十年而猶
稱褒成殆文字之間不妨偶襲舊號耶御史孔翊
元世或謂後漢書有孔昱傳昱亦字元世古人翊
日多作昱日字本通用疑是一人然昱于靈帝時
徵拜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而碑於
桓帝時已題御史且洪氏謂翊孔子十九世孫而

是乃孔霸七世孫霸是十三世則昱當是二十世
世次亦不合斷非一人也洪氏云蘇漢明已鐫而
續書故以其人處士識于下然碑左側張建平下
亦識其人處士四字豈亦續書者與碑又以士仁
爲士人其金鄉長侯成碑同連越爲卓越猶卓爾
又按讖緯之作其來已久隋經籍志云河圖雜書
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
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別立讖緯
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雜書六篇

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
自周初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云云攷公羊子
高受經於子夏其傳春秋多舍左傳而從春秋說
文見於何休注者甚衆則其書傳自孔門弟子無
疑其以爲出于漢初及起於西漢哀平之世者皆
非也緯書中間有事涉迂繆及後世之事疑皆妄
人附益而以之參驗六經殊足以資聞見故太史
公撰五帝本紀于世本國語三傳之外兼采及之
孟喜注易七日來復謂卦氣起中孚則用易緯稽

覽圖賈逵注左傳九邱稱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之
法則用春秋緯趙岐注孟子論尚書百三十一篇則
用春秋說題辭論命有三名則用孝經援神契許
慎撰說文解字引孔子云推十合一爲土禾入水
爲黍則用元命包引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則用論
語摘衰聖而鄭康成禮注詩箋二書取緯書以資
發明者尤不勝舉且鄭于河圖易緯尚書緯尚書
中候禮緯禮記默房並爲之注可見緯與經實相
表裏不爲大儒所棄如此漢時且詔東平王蒼正
五經章句皆命從識朱氏彝尊謂終東漢之世以

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其見于范史
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秘奧又稱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
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
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
籍刊摘沉秘於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
雒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旣綜七籍又精羣緯
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隱括在手於太尉
楊震則云明河雒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
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蹟窮神於成

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雒咀嚙七經於酸棗令劉
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
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郟陽令
曹全則云甄極悉緯靡文不綜於藁長蔡湛則云
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雒於冀州從
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
尉丁魴則云兼究秘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
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摘雒蓋當
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卽位羣臣勸進廣
引雒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於漢末不誣

也昶案唐制四部圖籍甲部爲經其類有十九曰
圖緯以紀六經讖候故唐儒撰羣經正義亦知遵
信讖緯而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白孔六帖
諸類書徵引尤夥蓋自漢以來博古之士多喜習
之卽有不能深信者亦未竟斥爲異端自歐陽氏
有論九經請刪除正義中讖緯劄子而魏了翁作
九經正義盡削去之自是厥後學者同聲附和而
緯書遂致散佚僅有存者良可歎惜也夫讖緯中
荒渺不經本所難免且其紀述兼及三代以上帝
王受命發祥制作之事後人目不見上古之書無

從辨其是非輒生訾毀固無足怪然卽緯書之文

證之六經亦無大異今試比而論之緯言伏羲氏

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尚書中候黃帝出游雒

水之上見大魚醮之魚流于海始得圖書河圖帝

蒼頡皇帝南巡元扈雒泐之水靈龜負書以授之

河圖堯沈璧于河元龜負書止壇舜沈璧于清河

黃龍負圖出水並據禹長于地理冰泉九州得括

地象尚書刑湯觀于雒沈璧而黑龜與之書中候

武王觀于雒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

之而去元龜負圖出雒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並

紀河皆與易河出圖雒出書天垂象聖人則之書天

錫禹鴻範九疇之義合天人感應理固有之而云

伏羲德治上下天應之以鳥獸文章地應之以龜

書乃作易禮合奎主文章蒼頡效象雒龜曜書丹

青垂萌畫字援神又與易論包犧畫卦取象天文

地理人倫鳥獸之語悉悉相符也緯言軒轅氏麒

麟在囿鳳皇來儀堯卽政七年鳳皇止庭巢阿閣

謹樹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並中

受終鳳皇儀黃龍感雒書靈周公作樂而治冀莢

生中非卽書擊石拊石鳳皇來儀國語鸞鷟鳴于

候

漢五

三五

岐山禮記四靈為畜之事乎緯言禹授啓握元圭

刻曰延喜之玉受德天賜之佩尚書璇璣鈴非即禹錫

元圭之事乎緯言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

以明將去虞而適夏樂稽耀嘉非即書烈風雷雨天大

雷電以風之類乎緯言大節出雷澤華胥履之生

伏羲詩含神霧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

於常羊生神農元命包附寶出降大電生帝軒孝經鈞命

決大節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元命包

瑤光之星如蜺貫日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

顓頊鴻圖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堯母慶

都有赤龍負圖與慶都意感有娠生堯春秋合誠圖握

登見大虹意感生舜含神霧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

栗然生姒戎文禹尚書帝命驗扶始升高邱觀白虎上

有雲如虎之狀感已生皋陶元命包扶都見白氣貫

月感生黑帝湯太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並含神霧即

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之類而云堯

母萌之元雲入戶蛟龍守門易坤靈圖堯母蓂食不飢

常若有神隨之者合誠圖亦與后稷鳥覆翼之牛羊

腓字之事絕相似也緯言伏羲日角衡連珠援神契

黑帝修頸黃帝兌頤並論語摘輔象倉帝四目演孔圖軒轅

駢幹元命包帝譽駢齒河圖起堯眉八彩元命包舜目四

童演孔圖禹耳三漏臯陶馬喙湯臂三肘並禮說伊尹

面赤色而髯春秋攷異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

僂並禮說非即左傳文公駢脅成公黑髻越椒蜂目

豺聲之類乎緯言神農生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

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元命包附寶生

軒胷文曰黃帝子河圖握拒蒼帝生而能書元命包非即

左傳周靈王生而有髭魯夫人季友生有手文之

事乎緯言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帝七輔象輔即

論語春秋內外傳舜五人文王四友武王十亂之

類而風后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典力墨七輔等

名學者以無經傳可證斥為偽托則書云朱虎熊

羆及斨伯與詩云皇父仲允番聚蹶橈諸臣亦不

見于經傳而從無人議之者又何說也緯言五嶽

吐精生聖人鉤命決非即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之

事乎緯言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中候苗興堯夢白

虎遺吾馬喙子舉臯陶為大理元命包文王夢田獲

熊而得太公望中候雜師謀赤雀銜丹書入節止昌再

拜稽首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涯下王下趣拜曰

公望七年乃見光景於斯非即書高宗夢賚良弼

說築傅巖維肖之類乎緯言孔子夜夢芻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發薪下麟視之麟

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援神契非即孔子

夢奠兩楹之類乎緯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

一為疫鬼一為虐鬼一為小鬼非即左傳實沈臺

駘為崇黃熊入于羽淵伯有為厲之類乎緯又言

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帝命驗中武候合符后

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璇璣按

赤鳥白魚二事即今文秦誓之文具見史記古文

尚書既不足信將因緯書而并疑今文可乎且也

五帝之稱始于三禮而緯書詳五帝靈威仰赤熛

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名與爾雅所載青陽

朱明白藏元英諸日何異西王母之名始于爾雅

而緯書述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獻之于

舜帝命驗正合四荒之義且與空同丹穴太平大蒙

諸國均無經文可證也緯又言天皇九翼河圖括地象

人皇九頭命歷序及穿胸儋耳之國論語撰考識從崑崙

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

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丈五

尺又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河圖蚩尤龍文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龍魚河圖北東

極有人長九寸含神北極下有一脚人玉版核之春

秋三傳僑如勞如兄弟佚宕中國及國語防風氏

骨節專車之說是上古遐陬奇怪之事亦聖賢所

樂道而爾雅記鰈鵜叩歷迭食迭望諸異亦皆當

時中國所無何以言之甚悉今比日魚海濱多有

之則其三者皆可確信既信比肩之民則穿胸儋

耳何獨疑之即其所言後世事如祖龍來天寶開

尚書考靈曜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

帝後次代周演孔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合廢昌帝立公孫河圖錄代赤眉者魏

公子春秋玉鬼在山禾女連言居東西有午兩日

並光日居下並易此等語半出妄人傳會殊爲乖

誕然按左傳所引鸛鶴之謠傳自文成之世而已

知禡父宋父兩名即龍尾謠云虢公其奔取虢之

族亦必非事後之語而傳載列國占筮爻辭凡數

十百年以後之事無不先有主名鑿鑿可數則禮

所云至誠之道必有前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

聖人亦嘗言之以爲必無其事豈盡然與凡此之

類皆後人痛詆緯書所執爲口實者不知其說皆

可與六經互證緯可疑經則斷不可疑也更有取者緯言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

春秋運斗樞

稷爲

司馬

刑德放

可廣唐虞司空司徒虞士諸名以考三代官制

緯言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

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

身塞無狀

考異郵

可見古人祭祀皆有祝辭禮記祭

坊水庸論語子路誅孔子卽其證也學者苟能擇

而從之是亦博聞之助安見好古苦晚耶至其論

天文日月五星變動之占及地理生物之殊異道

里之遠近顯者足配鴻範五行精者可以攷正歷

書地志之誤故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卽考靈曜及雜書增耀度之文

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

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卽河圖帝覽嬉之文而朱

子注論語伏羲龍馬負圖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

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並

河圖之文雜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秘鑰其

法出于太乙九宮實卽易緯乾鑿度之文是有宋

理學大儒亦不能盡棄其學而歐陽氏魏了翁輩

欲皆去之真所謂因噎而廢食矣漢時碑刻多用

識緯成文論金石者概譏其謬不知緯與經原無
大異經所不盡政當以緯補之若以緯書荒渺則
六經之言其似緯書所云曷可勝紀將盡刪之可
乎朱氏說緯一篇至爲精博而據譙敏碑語謂其
學遠出譙氏京氏蓋非探原之論且不推本經義
證明其說恐仍未能息羣喙也昶故復申其辨于
此以祛淺見之惑

金石萃編卷九終



書